

弢園文錄外編

張園文錄外編卷十一目錄

英語彙腋序

法越戰紀序

淞隱漫錄自序

陸操新義序

珊瑚舌雕談初集序

杞憂生易言跋

浮生六記跋

跋湫村詩集後

張園老民自傳

先室楊碩人小傳

潘孺人傳略

袁觀察保慶傳

法學士儒蓮傳

英醫合信氏傳

英人栗味敦傳

馮母王太安人壽文

公祭布宜人文

言志

張園文錄外編卷十一

長洲 王 韜 張園甫著

英語彙腋序

古來爲學之道無他曰語言曰文字雖分兩端實由一貫後
世始歧焉言文字而二之西土自小學以至成人其所爲文
字者悉異乎語言誦於大廷廣衆之中人人皆知毋取隱晦
毋尚艱深猶有中國三代之遺焉方今朝廷與泰西諸邦通
商立約發遠臨梯航畢集四十餘年來光氣大開其間所
以交際來者曰官曰商而皆賴有語言文字以通彼此之

情於是廣方言館之設自京師以達沿海各省一律建
置遴選俊秀子弟入而誦習拔其尤者以備他日應對之用
顧始之教以語言文字藉以入門者具有專書近且卮言日

出人人自矜秘本容階廊參軍怒然憂之曰是皆非尋津之寶筏度世之金針也今之爲西學者有二一曰由文義以達語言一曰由語言以辨文字大抵西國學校之書重在文義其所教之童皆已曉然於西國語言者也故其書以肄習文字爲先若以之啟迪華童教導方言則有甚難者矣今必先語音後文義使之由音以求義而自能貫通則方非爲枘鑿之施矣然後學乃可底於有成參軍之言如此豈非具得其要領者哉蓋西塾之書乃教已識語言之西童者也參軍新著之書乃教未識語言之華童者也先後既殊難易自別學習之者能適其用則事半而功倍參軍取歷來英語各書削繁甄要融洽會通廣搜並采博考旁稽以成一家言既斷手乃付之削劂氏而名之曰英語彙腋初集二集三集由淺以

及深由粗以逮精由略以至詳取資多而擴意廣西國語言文字之學至是而始備不幾彰鉅觀而集大成也哉其有裨於初學豈淺鮮歟吾因是書而知參軍爲今之有心人也夫禦外樞機之所繫在識其情僞而已而情僞則非通其語言文字不能明同一語言文字也而有意內而言外者有言在此而意在彼者輕重緩急剛柔虛實致有不同能人人如參軍之用心何難折衝於樽俎之間也哉若參軍之書盛行則肄習西國語言文字者必多多則明體達用者必出其中將必佐 國家寄耳目以強中而抑外成專對之才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彼西國安得以我所不知而挾制凌侮我也哉是則參軍著書之功當不在於甲兵戰勝者下也安見將來綏靖邊陲輯睦鄰封以控制乎域外者不由乎此書也哉因參

軍請序於余而備言之如此非以譽參軍也蓋爲凡習西學者勉也

法越交兵紀序

嗚呼法之謀越久矣前年法兵有事於東京越已有岌岌之勢遣使入請法亦以此事商之於我朝李傅相駐節滬濱衙命與議未有成說法遂將從事於北圻時予方以養痾旋吳小住春申浦上日本海軍大尉曾嘯雲亦旅於此時一過從以文字相商權嘯雲留心時事酒酣耳熱輒以越南爲中朝屏蔽滇粵之門戶斷不可以尺寸與法時爲中朝畫奇計灑灑成議余謂之曰今法越交兵事關東南大局君曷不於旅邸事閒抽筆記之以備將來籌越之一助嘯雲遂日操鉛槧記事陳詞每終一篇輒出就正今年四月法命使入都

與中朝議和定約修好撤師噴雲所記亦畢將付剗刷而請
序於余余作而言曰有心哉噴雲之爲此書也噴雲具文武
材幹稔於泰西情勢略知各國方言文字於其國爲與亞會
盟長高執牛耳務欲中日聯唇齒則亞洲可臻強盛於以禦
外侮輯鄰封而與歐羅巴諸大國抗衡還師於衽席之上而
折衝於樽俎之間今者越事幾於敗壞決裂二十年之外越
其爲沼乎嗚呼危不持顛不扶固誰之責也哉噴雲之言如
此抑何壯哉雖然事固有難言者也法事始與全料其必歸
於和維時兩國調兵遣舶羽檄交馳繚纏絡繹於海上兵騎
馳騁乎域中初不謂法一至北圻而議和如是其速也則非
始之所及料也或因謂法國非有外患必有內憂猶吳王夫
差與晉爭長黃池而不虞越人之襲其後也不知法不得當

於東必欲求逞於西整旅以出可西可東苟東事可以弛肩
卽將移旌而西指其謀固早已預定矣法兵旣抵北甯入則
松侵洪化踞其城略其地則於法人圖越之事爲已躊躇滿
志矣且法人立意所在但發難於越南而非欲開釁於中朝
也法在今日不宜與中朝戰者有五請爲略言之法之拿破
崙舊黨繼踞於國中人懷二心政出多門阿洲之叛民埃及
之爭地復騷擾於國外飛揚跋扈招屈召戎恐終不免於用
兵法歐洲虎狼之國也素爲列邦之所憎嫉兵燹一開強鄰
亂黨必有起而乘之者西方之圖勢難兼顧此不宜與中朝
戰者一也泰西列邦皆以通商中土利歟英德美所嚮尤重
法人賈艦雖於沿海各埠無處不至而通商之局未宏一旦
兵事突興必非列國之所甚願卽使袖手爲壁上觀而利害

所在當必以公法爭之正理折之通商各埠必不任法人肆
意騷躪致虞折閱居間調停勢所必然法於此能勿從乎從
則法之水師多所阻滯此不宜與中朝戰者二也通商英爲
急傳教法爲重天主教流入中土已三百餘年十八省中習
教傳徒盈千累萬近日民教已有齟齬幸賴地方官時爲之
保護民特隱忍而無可如何耳兵端旣啟民憤尤深此時教
士教衆當必有權其毒者我中朝不任受咎也此不宜與中
朝戰者三也法雖以西貢爲外府然輪舟鐵艦自其國捷駛
而東勢亦紆遠費必不貲資糧扉屨非一時所易集彼雖久
旅我國深知地勢洞悉情形易於進攻然我於彼之虛實亦
已瞭然非如昔時我但守內河厚集其勢誘之深入彼豈能
飛越也哉我與法戰但當堅忍弗拔百折不同理直者氣自

壯名正者言自順同仇敵愾民盡爲兵惟知一鼓以直前雖
經屢敗而弗撓兵鋒一交勇智生焉豪傑出焉能久持之彼
必沮喪此不宜與中朝戰者四也法今者雖得遲志於越南
割地攻城所向必克然其全軍勢難久駐留兵多則費無從
出少則旣虞劉永福之乘其後而復慮我國之出師報復也
亟肆以敝之多方以誤之法人雖狡其必疲於奔命矣此不
宜與中朝戰者五也法人早已知此故始則純以虛聲恫喝
而終則仍出於和耳嘯雲所記自始至終皆欲抑法而強中
保存越邦以藩南甸其識豈尋常所可及哉夫今日者越之
僅存亦賴有一劉永福撐柱其間耳設使當時法兵長驅疾
捲電掃颯馳兵鋒所至越人望風而靡決甸之間傳檄可定
中朝卽使命將詰帥出關致討而越已墟矣雖欲爭之其可

得乎然則越之得以僅存者蓋亦天也惟是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前車之既覆後車之鑑也既和之後籌邊防海豈可一日弛哉噉觀古今來敵國外患何代蔑有在當軸者有以馭之而已矣我今者所以馭之之道一誤再誤三誤而至於屢誤而不已此真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也馭之之道無他惟和戰兩端而已當戰則戰當和則和有定理也能戰則戰能和則和有定力也和一於和戰一於戰有定志也非是則爲馭之失宜而禍患從此始矣况乎天下事戰固不能久持而和亦未可長恃恃我有以自強而能預以待之而已今日之弊和議一成卽若無事不知其間循環倚伏卽出乎是金陵議款則有津門之役臺灣議酬則有琉球之役經界不正則有伊犁之役西貢不問則有北甯之役但苟目前之

安而不顧日後之害此覬覦之所以易生肆侮之所以迭乘也而今而後其尙思變計乎哉固序法越交兵記而縱論之如此聽者置之言之無罪之列可也

沁隱漫錄自序

六合之大存而弗論九州之外置而不稽以耳目之所及爲見聞以形色之可徵爲紀載宇宙斯隘而學問窮矣昔者神禹鑄鼎以象姦惜其文不傳於今或謂伯益之所錄夷堅之所誌所受之於禹者卽今山海一經是也然今西人足跡遍及窮荒凡屬圓顛方足戴天而履地者無所謂奇形怪狀如彼所云也斯其說不足信也麟鳳龜龍中國謂之四靈而自西人言之毛族中無所謂麟羽族中無所謂鳳麟族中無所謂龍近日中國此三物亦不經見豈古有而今無耶古者寶

龜爲守國之器今則蠢然一介族爾靈於何有然則今之龜亦非古之龜也明矣好談神仙鬼怪者以爲南有五通猶北地之有狐夫天下豈有神仙哉漢武一言可以破的聖人以神道設教不過爲下愚人說法明則有王法幽則有鬼神蓋惕之以善惡賞罰之權以寄其懲勸而已况乎淫昏蠱惑如五通聽之令人髮指乃敢肆其伎倆於光天化日之下哉斯真寰宇內一咄咄怪事狐乃獸類豈能幻作人形自妄者造作怪異狐狸窟中幾若別有一世界斯皆西人所悍然不信者誠以虛言不如實踐也西國無之而中國必以爲有人心風俗以此可知矣斯真如韓昌黎所云今人惟怪之欲聞爲可慨也西人窮其技巧造器致用測天之高度地之遠辨山岡區水土舟車之行躡電追風水火之力純幽鑿險信音之

空 卷之三
速瞬息千里化學之精頃萬變幾於神工鬼斧不可思議坐
而言者可以起而行利民生裨國是乃是犖犖大者不此之
務而反索之於支離虛誕杳渺不可究詰之境豈獨好奇之
過哉其志亦荒矣不佞少抱用世之志素不喜浮夸蹈迂謬
一惟實事求是憤帖括之無用年未弱冠卽棄而弗爲見世
之所稱爲儒者非虛矯狂放卽拘墟固陋自帖括之外一無
所知而反囂然自以爲足及出而涉世則枝刻險狠陰賊乖
戾心胸深阻有如城府求所謂曠期坦白者千百中不得一
二嗚呼不佞於是乎窮矣又見夫世之擁高牙建大纛意氣
發揚位置自高幾若斯世無足與之頡頏者及一旦臨利害
遇事變茫然無所措其手足甚至身敗名裂貽笑後世蓋今
之時爲勢利齷齪詭譎便辟之世界也固已久矣毋怪乎余

以直遂徑行窮以坦率處世窮以肝膽交友窮以激越論事窮困極則思通鬱極則思奮終於不遇則惟有入山必深入林必密而已誠壹哀痛憔悴篤芬芳悱惻之懷一寓之於書而已求之於中國而不得則求之於遐陬絕嶠異域荒裔求之於並世之人而不得則上溯之亘古以前下極之千載以後求之於同類同體之人而不得則求之於鬼狐僊佛草木鳥獸昔者屈原窮於左徒則寄其思哀思於美人香草莊周窮於漆園吏則以荒唐之詞鳴東方曼倩窮於滑稽則十洲洞冥諸記出焉余向有遯窟驪言則以窮而遯於天南而作也今也倦游知返小住春申浦上小築三椽聊度圖籍燕巢鷓寄藉蔽雨風窮而將死豈復有心於遊戲之旨哉尊聞閣主人屢請示所作將以付之剞劂氏於是酒闌茗罷爐畔

燈唇輒復伸紙命筆追憶三十年來所見所聞可驚可愕之事聊記十一或觸前塵或發舊恨墨滿淋漓時與淚痕狼藉相間每脫藁卽令小胥繕寫別紙尊聞閣主見之輒拍案叫絕延善於丹青者卽書中意繪成圖幅出以問世將陸續成書十有二卷而名之曰淞隱漫錄嗚呼余自此去天南之遯窟住淞北之寄廬將或訪阿西之故園而尋牆東之舊隱伏而不出肆志林泉請以斯書之命名爲息壤矣世之見余此書者卽作信陵君醇酒婦人觀可也

陸操新義序

邇來西國戰爭多用火器或謂自火器行而兵法壞則殊不然觀於陸操新義一書何嘗不講兵法哉是書著於德國提督康貝固其國所稱名將才也年七十餘精神矍鑠談兵之

口若懸河酒酣耳熱猶顧盼自雄有馬伏波之遺風德國前
後用兵康軍門俱在軍中身歷行陳指揮卒伍是書所言皆
得之於實見凡一切操演規制具有精義書出泰西軍營奉
爲金科玉律五經排印迭有增加吳門友人得此書將付劊
鬪氏舉以示予余讀之而知昔年德之所以勝法也蓋德法
之戰皆以陸兵從事法恃鎗隊德恃砲隊卒之鎗不及砲之
遠法兵屢敗銳氣盡挫是則法之陸軍不如德也明矣德爲
新興強國近始以陸軍雄歐洲法之始意本欲以水師襲德
而不虞未及交鋒德兵已壓境上輪船煤缺不能行於是不
得已專以陸軍相角此法之失計而德已未戰而操勝券矣
康軍門著書之時德勢方張伐噍伐壤所向克捷法以驕慢
乘之蹶也必矣大德國陸軍所以強者勇捷精整故也勇捷

由於選擇精整由於訓練習之於平日用之於臨時斯能殺敵克果稱爲紀律之師一軍中有鎗兵砲兵騎兵步兵各有各司者也統兵之員有隊官行官主乎調度者也其臨敵也攻守衝禦變化無方其接戰也分合聚散疎密互異因時因地因人三者無不各制其宜此所謂運用之妙在乎一心也西兵合圍有圓陣方陣列隊有橫行直行總不外乎步伐止齊志氣專壹技藝熟嫻容象猛毅兩軍相見尤能好整以暇神靜而態定鎗砲必近敵而後發則藥彈不至於虛糜始以一隊戰終以一軍戰而勝負分焉矣從未有兵刃未接而紛然駭走者也德法蔑土外之戰一日而殞者十萬人實宇宙間未有之血戰也惟是泰西操演之法各國不同名弁宿將各以其心得之韜鈴以訓其下有時軍中主者易人則操法

亦變况各國軍士所用鎗砲亦各不同其所以施放利器者俱有專門名家戰具既異戰法豈能一致哉西國操兵皆作兩軍相敵之狀用謀出奇變幻百出雖曰操演無異乎身親行陳此訓練之所以易精也大抵西國軍紀肅軍律嚴雖敢不撓甚有隊官殲而隊兵不亂者由志定也康軍門此書言要而不煩法簡而易習甚見賞於李丹崖星使蓋星使出駐德都已歷年所凡遇國中閱兵大典無不往觀視交康軍門而深知其人故康軍門特以是書獻也今法人毀約敗盟無端要挾恃其船堅砲利將猛兵精意將衝突我沿海疆圉一戰於基隆再戰於馬江薄海人民無不髮指眦裂疾首痛心皆願執戈擐甲用備前驅與法人決一戰竊以爲戰勝之道在一鼓作氣而已擊之於大洋不如守之於內河拒之於水

不如恃之於陸可空其地爲蹶脫正誘之深入彼欲攻城掠地勢必登岸然後預謀以待之設計以制之地雷埋器坑阱網羅層層設伏四面兜擒主客異形衆寡異勢勞逸異情動靜異志雖聚而殲旃亦易事也雖然兵凶器也戰危事也不恃我有以勝之而恃我先有以待之不恃我有以敵之而恃我隱有以制之我之陸軍雖多非稔於兩國操演之法則無以制其死命陸新義一書德之所以勝法者也雖不可泥於一定而參伍錯綜神明而變化之求勝之道在是矣夫豈僅禦法而已哉

珊瑚舌雕談初集序

余甫里人也今年犬馬之齒五十有八大抵生平自幼至老得居甫里者不過十五六年耳十二歲從先君子讀書吳村

一住五載一切學問悉基於此十七歲先君子授徒於家乃返於時及門頗盛許君壬瓠亦負笈來游余與壬瓠爲同歲生商榷文字交尤莫逆願未及一年以母病去十九歲余館錦溪二十歲先君子客海上余旋里門二十二歲先君子見背遂往滙瀆明歲移家焉自此爲東西南北之人矣飢驅罕暇終歲不得一歸歸必過從揮麈譚往往月斜不去三十歲以足疾息影蘆廬記相倡和得以排悶遣愁庚辛之間滄澗橫流江浙淪陷壬瓠以避寇來此謀卜一廛惟是全家勢不能俱徙旣戀田園復警風鶴不得已倉皇重入虎口壬瓠一病幾殆余亦以道梗兵阻畱滯里中三閱月同治紀元夏四月還滬閏八月中旬航海至粵東遂寄跡焉去家彌遠益與故人隔絕與壬瓠不通音問者殆十餘年丁卯冬余年四十

乃作泰西汗漫之游，羈栖英土，載歷寒暑。庚午還粵，己卯以
至扶桑，取道歐浦，遂抵金閩。壬午自粵歸吳，倚櫂闔閩城旁，
繫纜天隨祠畔，重登椒華堂，與壬瓠相見，嗚呼！此別蓋苒苒
二十有一年矣。壬瓠鬚髮已蒼白，詰嗣蓮士、苟士皆讀書有
成，蜚聲庠序，間酒酣耳熱，輒談昔日滄桑事，不禁唾壺擊碎，
淚爲之涔涔下。壬瓠出示其所作詩文雜說等身著述，皆得
自離亂之餘，遠別以後，壬瓠於是乎傳矣。雜說中有珊瑚舌
雕談初集八卷，皆紀平日之見聞述邇年之閱歷，足以佐談
屑滌襟塵，藉下濁酒數斗，松南閒錄、硯北叢鈔，當無多讓。卷
中有及鄙人者，獎譽溢分，殊不敢當。擬事刀削，屢請不獲，然
亦足以見我兩人心隔萬里而相思，面睽廿年而不改情深
誼重，希古錄今爲可感。已今年先立夏一日，余至甫里重上

先人邱壘下榻於看山讀畫樓中煎鐙借舊滄茗論文重續
三十年前景况致足樂也因命鈔胥者寫副本五日而畢攜
之申浦以滑字板排印既成事書其緣起如此非以序是書
也蓋以序我兩人交契之深志其實也乙酉夏五月王韜識
於淞隱廬

杞憂生易言跋

杞憂生初不知其何許人也繼乃知其居鐵城氏滎陽足跡
徧南北而旅處滬濱最久其地爲冠蓋之往來商賈所輻輳
杞憂生居其間不仕不隱亦吏亦儒日交其賢豪長者而與
之縱談天下事時或慷慨泣下擊碎唾壺今湘鄉郭筠仙侍
郎吳川陳荔秋司憲皆賞識之屢欲加以拂拭擬招佐星輅
以備諮訪而杞憂生悉堅辭弗往日惟寄情緜素肆志林泉

慨慕黃虞讀書自娛而已漚雖彈丸一隅而金氣薰灼詭幻
百出花月之光迷十里笙歌之聲沸四時而杞憂生蕭然一
無所好以聖賢宅衷以蒙傑立命瞻懷大局蒿目時艱每欲
以一得之效獻之當事久之成易言一書然未敢出以示人
也去年春杪余將有東瀛之游杞憂生之友忽以書抵余謂
當今有杞憂生者天下奇士也胸懷磊落身歷艱辛上下三
十年縱橫九萬里每當酒酣耳熱之際往往舉杯問天拔劍
斫地心有所得筆之於篇此易言上下二卷固其篋裏秘書
枕中鴻寶也非先生則不敢就正焉余乃受而讀之於當今
積弊所在扶其癘結實爲痛徹無遺而一切所以拯其弊者
悉行之以西法若舍西法一途天下無足與圖治者嗚呼此
我中國五帝三王之道將墜於地而不可收拾矣古來聖賢

所以垂法立制者將廢而不復用用夏變夷則有之矣未聞變於夷者也誠如杞憂生說是將率天下而西國之也此書出天下必將以杞憂生爲口實嗚呼是不知古聖賢之在當時天下事猶未極其變也而今則創三千年來未有之局一切西法西學皆爲吾人目之所未覩耳之所未聞夫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杞憂生之所欲變者器也而非道也同一航海也昔以風帆今以火輪舟楫之制不同矣同一行地也昔以騾馬駕車今則火瑄風輪頃刻千里是車制不同矣同一行軍也昔以刀矛今以鎗礮而鎗礮之制又復日新月異而歲不同同一郵遞也昔以傳驛今以電氣通標瞬息往還恍如覿面車以達同洲諸國舟以通異洲諸國電標以聯五大洲而爲一此外如輿圖象緯醫學算學重學化學光

學格致機器皆昔之所無而今之所有彼之所有而我之所
無試問此數者使彼與我較其爲遲速利鈍固不可同日而
語矣願使彼仍居西海我獨據東土如風馬牛之不相及又
復何害無奈其日逼處此日出其技而時與我絮長較短也
且恃其所能從而凌侮我挾持我求無不應索無不予我於
此時而尙不變法以自強豈尙有人心血氣者哉故杞憂生
之書大抵發憤之所爲作也杞憂生參內外之消息瞭中西
之形勢深悉天時人事倚伏相乘道不極則不變物不極則
不反否極則泰至思極則悖生誠能如杞憂生之言自強之
道在是矣而獨奈何杞憂生言之諄諄而聽之藐藐也况乎
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前車之旣覆後車之鑑也彼之厄
我者非一次矣在當時非不人人能燭外情人人能明西務

未嘗不思奮發有爲講求孔亟以圖擷剔以奮武衛及一旦事平則悉忘之矣此杞憂生所以髮上指而筆有淚也誠使竭我之心思材力盡我之智慧經營以倣倣其所長安知不能出乎其上也毋襲皮毛毋甘苟且毋域小就毋憚艱難內以治民外以治兵將相極天下之望督撫極天下之選儲賢材舉牧令裕財用凡築路開礦鑄幣講藝製器行軍防邊備海一切悉加整頓自然事變之來從容應之而有餘安見天下事無所措其手也當今之世非行西法則無以強兵富國故西人在今日所挾以輕藐我中國者卽他日有聖王起所藉以混同萬國之法物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於四代之制斟酌損益各得其宜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誠使孔子生於今日其於西國舟車槍礮機器之制亦必

有所取焉器則取諸西國道則備自當躬蓋萬世而不變者孔子之道也備道也亦人道也道不自孔子始而道賴孔子以明昔者孟子距楊墨功不在禹下昌黎闢釋氏功不在孟子下今杞憂生論教一篇功不在孟子昌黎下嗚呼窺杞憂生之意尤在睦鄰禦侮夫樹國威尊國體必先由自強始自強非可徒託之空言也誠能采杞憂生所言之則得其半矣我國家幅幘之廣財用之富人民之衆泰西諸國皆所不逮苟能自強何向而不濟若平時未能整作斯臨事不免張皇議戰議和莫衷一是盈廷聚訟築室道謀或虞鄰國之難以僥倖於萬一夫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以多難興或以無難亡今者強鄰悍敵日從而環伺我非我國之禍正我國之福我於此正可勵精壹志以自振興及時而龜勉焉而淬

厲焉耻不若西國尙可有爲也夫誠耻不若西國則自能及西國而有餘矣否則誇張紛飾玩愒因循蒙蔽模稜拘墟膠固於西國之情昏然如隔十重簾幕又安望其言之入哉杞憂生此書蓋救時之藥石也上之人苟欲恢張四境綏輯四鄰就我範圍破其狡詭師所長奪所恃消桀驁於無形著振興之有象則當必采而而行之焉惟是言之匪艱行之維艱尤賴上有人焉以實行其言也其行之要則在乎實事程實功實功程實事去僞去飾去矜去蒙去苟安去畏難去養靡去營窟則天下事猶可挽回也時天南遯叟久病垂死長夜無聊於藥鑪火邊傾汁磨墨伸筆作此以抒憤懣俾我杞憂生知天下尙有傷心人也嗚呼一息猶存尙思報國十年徒長深幸同時苟此書出而世尙不知杞憂生其人而行其所

言者則請杞憂生以後緘口卷舌勿復談天下事矣且并以此書拉雜摧燒之可也

浮生六記跋

子婦兄楊醒逋明經曾於冷攤上購得浮生六記殘本爲吳門處士沈三白所作而軼其名其所謂六記者閩房記樂閒情記趣坎坷記愁浪遊記快中山記歷養生記道今僅存四卷而闕末後兩卷然則處士游屐所至遠至琉球可謂豪矣筆墨之間纏綿哀感一往情深於伉儷尤敦篤卜宅滄浪亭畔頗擅山水林樹之勝每當茶熟香溫花開月上夫婦開尊對飲覓句聯吟其樂神仙中人不啻也曾幾何時一切皆幻此記之所由作也予少時讀書里中曹氏畏人小築屢閱此書輒生豔羨嘗跋其後云從來理有不能知事有不然情

有不容已夫婦準以一生而或至或不至者何哉蓋得美婦
非數生修不能而婦之有才有色者輒爲造物所忌非寡卽
夭然才人與才婦曠古不一合苟合矣卽寡夭焉何憾正惟
其寡夭焉而情益深不然卽百年相守亦奚裨乎嗚呼人生
有不遇之感蘭杜有零落之悲歷來才色之婦湮沒終身抑
鬱無聊甚且失足墮行者不少矣而得如所遇以夭者抑亦
難之乃後之人憑甲或嗟其命之不辰或悼其壽之弗永是
不知造物者所以善全之意也美婦得才人雖死賢於不死
彼庸庸者卽使百年相守而不必百年已泯然盡矣造物所
以忌之正造物所以成之哉顧跋後未越一載遽賦悼亡若
此語爲之讖也是書余惜未鈔副本旅粵以來時憶及之今
聞醜逋已出付尊聞閣主人以活字板排印特郵寄此跋附

於卷末志所始也

跋涑村詩集後

余友梁本鋤雲以其戚涑村之詩示余乞余一言且曰涑村以職事羈滯遠方不得親見先生執贊門下聞先生以詩教提倡東邦者人士翹鳳集爭相就質某也獨不得預其列良用歉然故敢求先生一言以堅其信余維東國之詩至今日誠稱極盛矣清俊秀逸纖穠雅麗無所不有若其恢張格律斬新詞句斐然異人以自成一家而以奇鳴於世者實罕涑村居尾張之市川固今之詩人也枕山序其詩獨以奇稱之磬溪湖山二老東國騷壇之執牛耳者亦並服膺其詩謂不可及余謂詩之奇者不在格奇句奇而在意奇此亦專從性情中出必先見我之所獨見而後乃能言人之所未言夫

尊韓推杜則不離於摹擬橫山範水則不脫於蹊徑儷青甌
白則不出乎詞藻皆未足以奇也蓋以山川風月花木蟲魚
盡人所同見君臣父子夫婦朋友盡人所同具而能以一己
之神明入乎其中則歷千古而常新而後始得稱之爲奇湫
村之詩余雖未得盡讀而枕山旣稱之於前磐溪湖山復言
之於後則其詩必有異乎尋常者湫村以其詩之奇鳴於當
世當必於杜之廣李之俊韓之兀冪郊之寒島之瘦温李之
穠豔蘇之縱橫豪放黃之生澁槎枒陸之温潤楊之疏逸之
外別樹一幟而自闢畦町獨立門戶所謂詩之初祖也余於
詩亦欲以奇鳴而構思似翔著紙卽陳數十年來浮湛於憂
患羈旅中有志而未逮焉故序湫村詩而言之特詳實於湫
村有厚望焉

張園老民自傳

老民姓王氏素居蘇州城外長洲之甫里村卽唐陸天隨所
隱處也老民以道光八年十月四日生初名利賓十八歲以
第一入縣學督學使者爲秦中張筱坡侍郎稱老民文有奇
氣旋易名瀚字懶今遭難後避粵乃更名韜字仲張一字子
潛自號天南遜叟五十後又曰張園老民老民世系本出崑
山王氏有明時巨族也族中多有位於朝明末兵事起吾家
闔門殉國雖始祖必憲甫在垂髫逸出存一線自此至晉侯
詒孫載颺居崑凡四世竝讀書習儒業有聲庠序間載颺諱
鵬神品端學博尤爲士林所推重以早世子尙幼戚串中有
覲鏡者乃遷甫里大父諱科進字敬齋習端木術篤厚慎默
見義勇赴鄉里稱善人父諱昌桂字肯堂一字雲亭著籍學

官邃於經學九歲盡十三經背誦如流有神童之譽家貧刻苦自勵教授生徒足跡不入城市老民上有三兄十日間俱以痘殤禱於武林遂生老民老民幼時屢夢浮屠佛像魂自能從泥九宮出入十餘歲後始止自少性情曠逸不樂仕進尤不喜帖括雖勉爲之亦豪放不中繩墨旣孤家益落以衣食計不得已棄筆滬上時西人久通市我國文士漸與往還老民欲窺其象緯輿圖諸學遂往適館授書焉願在苒至一十有三年則非其志也滬上雖爲全吳盡境而當南北要衝四方冠蓋往來無虛日名流碩彥接跡來遊老民俱與之修士相見禮投縞贈紵無不以國士目之中如姚梅伯張嘯山周弢甫翼孝拱其交尤密西館中時則有海甯李壬叔寶山蔣劍人江甯管小異華亭郭友松並負才名皆與老民爲莫

逆交惟是時事日艱寇氛益迫老民蒿目傷心無可下手每
酒酣耳熱抵掌雄談往往聲震四壁或慷慨激昂泣數行下
不知者笑爲狂生弗顧也金陵旣陷爲賊窟而滬上亦以閩
粵會匪起戕官據城老民思出奇計以復之卒不能發憤抑
鬱患咯血疾幾殆咸豐八年徐君青中丞開府吳中與老民
固有文字之契老民以和戎防海弭盜三大端進言前後上
書十數通皆蒙優答十年金陵大營潰賊竄吾吳常鎮蘇太
同時俱陷東南半壁至此糜爛四郡村鄉亦蹂躪無完土老
民於是志愈孤心彌苦方捧上官檄督辦諸鄉團練老民知
其貪詐畏怯萬不可恃屢上書當事代畫方略言過切直當
事外優異而內忌嫉之願所言頗見施行能多見効其最要
者以西人爲領隊官教授火器名曰洋鎗隊後行之益廣卒

以此收復江南然用其言而仍棄其人并欲從而中傷之此老民之所以扼腕太息痛哭流涕長往而不顧者也維時賊於蘇鄉遍設僞官立董事皆士著人暴斂橫征僞卡林立老民固素識諸董事密相結納說以反正言曾帥善用兵祇以方剿上游未遑兼顧今安慶已復援軍旦夕必至不可不自爲計因激以忠義勉以功名令諸董事入賊中說頭目結內應皆有成說其黠者亦從而徘徊觀望老民密縱反間使賊黨互相猜貳自翦羽翼諸內應者多急欲見功勢頗可乘而當事者遽以通賊疑老民禍且不測聞者氣沮老民急還滬上猶思面爲折辨顧久之事卒不解不得已航海至粵旅居香海自此敵門削跡壹意治經著有毛詩集釋專主毛氏後見陳頤甫毛氏傳胡墨莊毛詩後箋遂屢不作同治二三年

問李官保方次第克復吳中郡縣老民代粵人某上書官保陳善後事宜并言詎遠情師長技自致當強之術頗蒙采納六年冬西儒理君雅各招往泰西佐譯經籍遂得遍遊域外諸國覽其山川之詭異察其民俗之醇漓識其國勢之盛衰稔其兵力之強弱道經法都得瞻其宮室之壯麗士女之便娟塵市之駢闐財物之殷阜與英之倫敦並峙稱雄同爲歐洲巨擘焉既至英土居蘇格蘭之西境其地近北極少煥而多寒春夏之交徹夜有光而山水清淑巖壑秀美遊屐所至殊足娛情適志九年二月還粵此三年中老民以孤身往還數萬里嘗登艤樓以眺望決目極天蕩胸無際波濤消其壯志風雨破其奇懷未嘗不感愴身世悲憫天人擊碎唾壺淚泫泫墮也老民既還自泰西當事頗有知其寃者或貽書勸

其出山或欲託人招致幕下老民俱謝不往豐順丁公一代
偉人也尤賞識老民謂當今通達時務熟稔外情莫若老民
爲之揄揚於南北諸大僚於是諸大僚始稍稍知有老民者
嗚呼此老民生平第一知己也老民固極思感激馳驅以報
知己而憂患以來精氣消亡才華零腐旣不能上馬殺賊下
馬草檄又不能雕琢文字刻畫金石以稱頌功德徒爲 聖
朝之棄物盛世之廢民而已辛未秋普法戰事起七閱月而
後定老民綜其前後事實作普法戰紀是書雖僅載二國之
事而他國之合縱締交情僞變幻無不畢具於是談泰西掌
故者可以此爲鑑惟倉卒秉筆或患冗蕪尙有待於異日之
重輯而老民自知其必傳於後無疑已癸酉香海諸同人釀
費設印局翔行日報延老民總司厥事老民著述乃得次第

排印光緒五年己卯老民作東瀛之游藉以養宿痾滌煩慮
取道滬濱放櫂金閭得重見故鄉風景濶別二十年矣真覺
城郭則是人民則非有丁令威化鶴歸來情況及身而重閱
滄桑生還粉梓固老民初念所未及料者也既至日東遍歷
崎陽神戶浪華西京諸名勝居江戶者十旬遍交其賢士大
夫一時執贄請受業者戶外履滿壺觴之會壇坫之開無日
無之唱和諸作頗有豪氣中又爲日光山之游遍覽諸瀑布
窮其幽邃老民將歸日之賢士大夫餞別於中村酒樓星使
參贊以下至者百有餘人日人謂自開國數千年來所未有
也老民久居粵東意鬱鬱不歡恒思歸耕故鄉卜居於莫釐
鄧尉之間築三椽之屋拓五畝之園藏書數萬卷買田一二
頃徜徉誦讀其中優游卒歲以沒吾齒願是願卒未能遂豈

非天耶嗚呼老民雖流徙遐裔僻處菰蘆而瞻懷家國未嘗
一日忘嘗言此十數年中時局一變髮檢回苗悉數蕩平左
帥用兵新疆擴地數萬里功震寰中威行徼外赫然見中興
盛烈然而泰西大小諸邦叩關互市輒以兵力佐其商力所
至各埠設官置戍艦艘相望每挾其所長從而凌侮我來必
應請必遂一旦齟齬環而伺我者數十國腹心肘腋間遍布
森列幾於國不可爲國矣嗟乎此蓋誤於羈繫之說而駕馭
未得其宜也近者日併琉球俄據伊犁我國家並持節往問
而時虞失和勢且岌岌老民外感於時勢之艱難內憤於措
施之顛倒舊疾陡發誠使祈死得死亦復何憾老民有弟曰
利貞字叔亨一字諮卿讀書未成名而卒年僅二十有七有
姊曰媵字伯芬嫁吳村周氏癸酉六月先老民而逝老民妻

楊氏夢蘅名保艾字臺芳娶僅四年沒於滬續娶林氏名琳
字懷蘅一字洽洽經歷患難中與老民同甘苦老民無子有
女二長曰婉字若仙歸吳興茂才錢徵早殞次曰嫻字捍仙
生不能言嗚呼老民既無子矣而復奪其女不解造物者所
以待之抑何刻酷至斯哉自始祖必憲至今二百四十餘年
七葉相承五代單傳僅得男子十有五人老民以下有從姪
三人相繼夭沒於是自明以來巍然碩果僅存老民一人而
已天之所履誰能與之天不獨厄老民而或將并以毒王氏
也恐王氏一線之延至老民而斬矣噫嘻不大可痛歟尤可
異者曾王父娶於沙氏大父娶於李氏父娶於朱氏其家並
無後老民弟娶於夏氏鬻鬻俱亡老民先娶於楊氏危乎不
絕如縷繼娶於林氏亦已不祀祖姑嫁於汪伯姑嫁於曹宗

裊址絕老民族黨無存密親蓋寡側身天地形影相弔豈天之生是使獨歟老民每一念及未嘗不拔劍斫地呵壁問天也老民少承庭訓自九歲迄成童畢讀羣經旁涉諸史維說無不該貫一生學業悉基於此自後奔走四方無暇潛心默識矣父在未嘗盡一日養奉母居滬上扁舟道路甘旨缺如而母氏絕無不豫色但易以忠義節廉而已老民母固知書識大體四五歲時字義都由母氏口授夏夜納涼率爲述古人節烈事老民聽至艱苦處輒哭失聲因是八九歲卽通說部吳門旣亂母氏憂形夢寐逮老民避罹奇禍母氏竟以憂殞其生老民以此積慘終身痛欲剜心贖難糜體雖仍偷息人世不可復爲人矣老民於詩文無所師承喜卽爲之下筆輒不能自休生平未嘗屬藁恒揮毫對客滂沛千言息者或

嘗其出之太易至於身遭讒謗目擊亂離懷古傷今憂離甲
逝往往歌哭無端悲愉易狀天下傷心人別有懷抱也老民
邇來潦倒頹唐百事俱廢去冬咯血至今未愈日在藥爐火
邊作生活深懼一旦溘然平生著述必爲人拉雜摧燒因先
將詩錄八卷檢付手民其餘藏於行篋者尙多不足供餽慰
覆餗因病得閒聊自料理所著有春秋左氏傳集釋六十卷
春秋朔閏考三卷春秋日食辨正一卷 皇清經解札記二
十四卷瀛壖雜志六卷臺事竊憤錄三卷普法戰紀十四卷
四溟補乘三十六卷法志八卷俄志八卷美志八卷西事凡
十六卷魏牖餘談十二卷火器說略三卷乘桴漫記一卷扶
桑游記三卷海陬冶遊錄七卷花國劇談二卷老絮贅語十
六卷遯窟讖言十二卷滋隱漫錄十六卷農園文錄八卷叢

園文錄外編十二卷蘅華館詩錄八卷澠園尺牘十二卷澠園尺牘續鈔四卷都二十有六種生而作傳非古也老民蓋懼沒世無聞特自叙梗概如此

先室楊碩人小傳

碩人楊氏名保艾字臺芳後余爲更其字曰夢蘅葭汀先生諱雋第三女醒蓮茂才名引傳之胞妹也早失怙恃育於叔氏少卽敏慧代媵持家事操井臼飭篋簋靡不具有條理雖不知書而於兒童塾中課本琅琅成誦嫻靜寡語能識大體諸姑伯姊間和氣相尙務得其歡丁本正月碩人年二十有一歸余時余假舍錦溪結襦旬日惘然就道初不知兒女子別離之苦也寒宵酒醒長夜雨闌時時念及旣而先君子橐筆滬城余遂授徒於家碩人性嗜酒自至予舍口不近杯杓

每值花香入牖月影侵簾間與小飲頤而樂之是冬育一女
字曰茗仙明年夏先君子見背家日益落子遂備書來斯久
相隔絕明明圓月耿耿良宵寤寐懷人輾轉反側臘底旋里
聚不過十日冒雪解維匆匆遽去黯然魂銷惟別而已春間
卜宅城闔衡門三板得奉高堂教弱弟時與碩人籌米鹽瓊
屑焉詎料巢幕之燕甫得枝棲而訛言蠶起又復分飛耶迨
至中秋重聚茲土時碩人已久勞患病携藥餌數十裹來擲
諸篋底不肯遽服未十日遽遭慘變嗟乎苟逆知其如此何
忍一日離之而他適哉猶憶戊申七夕中庭乞巧碩人小病
初起憑闌望河漢忽謂子曰星土推余命謂壽弗永若得在
君家生一子而死雖九京亦所瞑目不意昔之讖言竟作今
之讖語言猶在耳思之刺心余雖處城市彌思山澤李衡仇

儷高柔倡隨畝川作家而今已矣尙何言哉碩人體魄尙厝於龍潭傭書事畢思埵先醴以葬焉追念疇曩宛如夢幻宵闌月黑溽暑逼人和淚研墨略志梗概以備他日乞言於文學之君子

潘孺人傳略

嗚呼我友管君秋初蓋世之深於情者也秋初之室潘孺人賢而慧娶僅四年而逝沒逾五六年而哀不能忘此尋常人之所難能也秋初遍徵海內諸名士賦詩悼亡積數百首將付劂劂氏莫有以不朽之乞傳於予三年未有以應時余往還於吳山粵水間秋初覲面必申前請予知孺人平日之德容才藝必有大過乎人而足以傳者不然何以繫於秋初之心若是其專且久也余與孺人同里聞潘氏又屬世交忝附

戚誼未知孺人莫余若特余久旅天南與故鄉間問隔絕聞
有書來述瑣屑事謂閩閩中女子既慧且賢既賢且孝莫如
潘氏姝旋聞適我友替君秋初竊幸其得所歸也方謂瑤質
瓊姿互相輝映乃不意玉折蘭摧不轉瞬間已作輕塵墜雨
耶宜乎秋初之歎息弗置也孺人姓潘氏名珠一名媚蘭字
素五甫里人爲煥卿先生第五女恕齋解元從妹少出詩禮
之家一門羣從俱嫻翰墨孺人尤靜好幽閒慧中秀外靈警
異常六七歲卽不肯與諸女伴嬉戲弄筆硯親文字見碑帖
輒欲摹仿必求其肖而後已嘗執卷問字於兄一二遍後卽
琅琅上口於唐宋詩詞尤若素所誦習時參異解別有會
心諸兄咸歎其敏慧使充其學力何難繼響蕙芬而追蹤謝
鮑也哉於是里中有女博士名咸稱爲慧女子庚申禡寇之

亂隨父母避居鄉落孺人年甫九歲已如成人茅簷葦屋安之若素泊如也閒則習女紅刺繡織組無不工佐母持家政井然有條理臧獲輩不知其出自孺人也避寇同居者咸羨之課生女如潘家娃可無憾矣事親能先意承志以是尤得母氏憐無何髮逆搜及村僻長兄葵生少尉以拒賊死昆弟姊妹相繼夭亡父母以鄉落不可居仍還里中然積蓄以是一空辛酉初夏母氏患瘍勢頽於危晝夜呼號孺人侍湯藥問醫卜焚香禱天願減己算以益母壽支持內外足無停趾身無甯息如是者兩閱月而母竟沒既傷兄難復痛母喪哀毀逾常骨立形消里中咸稱之爲孝女孺人生平無疾言遽色憂喜不見於面端婉謹慎能識大體家中人有涉於爭者必曲意排解之曰門庭有福惟和氣乃能致之也嫂氏不能

善事翁携子隔戶別炊煥卿先生衰年多病服食起居悉孺人爲之調護外綜家政內侍嚴親更周旋於姑嫂之間其事彌勞其心獨苦里中人咸嘖嘖稱孺人爲賢顧家益貧賴孺人十指以供菽水世家名族知孺人者爭求婚焉孺人願效嬰兒子故事微環瑱以養父以是至年二十有五猶待字也我友管君秋初方求嘉耦素聞孺人賢曰得婦如此足矣遂以玉鏡臺行聘光緒二年九月籬菊花開嘉禮乃成孺人奉姑以敬相夫以順處妯娌以和一家中上下無間言秋初家貧幕游以餬其口春秋佳日始得一歸孺人時援大義以相箴勉每曰人子遠遊使老母倚閭非所以爲孝也若得布衣蔬菜食樂道安貧卜居於近城佳山水處半村半郭宜讀宜耕潔甘旨以奉高堂課詩書以教門下士斯亦可盡天倫之

樂事矣何必疎定省曠晨昏而僕僕爲飢驅哉管君雖臆其
言而終不能共挽鹿車歸隱於衡門泌水則境爲之也孺人
不慕富貴而淡於榮利不已高於人一等哉孺人故知書識
字自歸管君中饋操勞未暇時親筆墨然當月夕花晨尙與
管君鬪題角勝或作一二絕句以寫當前清景亦復斐然可
誦惜隨手棄置繡篋中未嘗存稿也丁丑季秋忽患目疾右
目視物不甚了每延醫輒不許曰久必自痊何煩乞靈於藥
石哉是冬舉一子僅兩月得驚疾殤己卯春又舉一子逾月
又殞蘭夢兩徵方共歡慶乃不意玉碎珠沉不得一全以此
鬱荃懷傷蔥抱卒至於不起哉孺人旣以殤子得疾數闕名
醫終罔見效病未劇猶明粧淨服強自起坐卒之前一日泣
然執秋初手而告之曰余病殆不能生矣堂上年高幸勿遠

離缺於侍奉君尚無嗣望孫甚切我死其早續琴絃毋拘小節雖在九原亦所瞑目秋初涕不能仰越夕竟逝得年僅二十有八時光緒己卯六月三日也以上皆秋初過余崧北寄廬酒闌茗罷爲余纒述如此適當暮春三月花落鳥啼宵深風雨簷溜滴瀝與秋初傷離歎逝之聲相應答嗚呼我固知秋初深於情者也雖然奉倩神傷黃門腸斷自古閨闈篤志伉儷同心者無不如是以潘孺人之清麗能文婉嫻可念固世所難得者乃竟使之憔悴抑鬱致不永年亦足悲已余竊歎天何厄之甚也余亦二十三歲早賦悼亡楊碩人夢蘅年蓋亦僅二十有四與秋初有同悲焉今爲潘孺人作傳追念前事重觸老懷哽咽摧藏不能自己急道寫錄以付秋初毋再使余淚泫泫墮也光緒十年歲次甲申季夏三月下瀟余

方還自粵東小住春申浦上養痾杜門頗有餘閒因秋初力索援筆而爲此傳

袁觀察保慶傳

袁君保慶河南陳州府人以孝廉從軍積功至鹽運使銜幼時伉爽有大志讀先儒書能融貫大義身體力行咸豐年間髮捻交訖陳州爲四戰之區袁君練集民團講習拳勇技擊之法捍衛里閭衆咸信服袁君甲三其叔父也統兵臨淮自成一軍因隨之至營其時正值餉竭兵疲危殆萬狀能以思信固結飢軍遠近震懾聲名遂駸駸起矣旋調辦理團練專在穎陳一帶統領各軍往來南陽汝光各州縣親冒鋒鏑戰功著焉迭由郎中擢道員袁君胆識俱優臨陣軋身先士卒能與士卒同甘苦故士卒樂爲之用前後兩江督臣倚之

如左右手蓋其性情懇摯器識沈毅不隨流俗爲轉移故見許於上官如出一口卒以積勞病沒遠近無不惜之時袁甲三母尙在堂年九十有七而神明不衰袁君彌留之際以不及終事爲憾從戎十有餘年清芬亮節炳耀人耳目間亦非常人哉

法國儒蓮傳

儒蓮先生通中西之學今之碩儒名彥也生於一千七百九十九年卒於一千八百七十三年壽七十有五歐洲之人無論識與不識無不同聲悼惜以爲山斗之望自此而傾矣歐洲學人又弱一个承學之士將何所問津耶按先生世系本出自猶太而隸法國籍世居京師巴黎父某精製造機器有名於藝苑間先生少卽嗜學於各國語言文字深所篤好天

資警敏學無不通希利尼古文語不由授受而能人皆驚爲
聖童復出及長文名噪於國中當軸者以重幣徵聘延爲法
京藏書樓副監督繼又爲法國翰林院掌院學士翰林院者
羣儒薈萃之所在其中講德修業者也凡聞望之士始得預
焉歐洲惟法國有此名院中藏書三萬卷皆中國典籍也別
國之書幾於連楹充棟先生於華文有癖嗜既入院窮晝夜
之力研摩考索不一年遂造其奧於是手握鉛槧日事繙譯
先著臘頂字孟子繼譯灰關記趙氏孤兒記白蛇精記雖皆
曲院小說而抉剔入微明暢通達人見之一覽卽解旋譯太
上感應篇蠶桑輯要老子道德經景德鎮陶錄鈎疑抉要譬
續條分駁駁乎登大雅之堂述作之林矣咸豐癸甲以來潛
心內典考證禪宗所譯則有大慈恩寺三藏大法師傳大唐

西域記精深詳博殆罕比倫於書中所載諸地咸能細參楚語証以近今地名明其沿革非今之繙流禍子所能道其萬一也他若漢學指南等書乃撰以訓導後學者具有精意以是四方負笈從遊者自遠畢集戶外屢滿皆以得出先生門下爲榮先生誘掖獎勵壘壘不倦其訓誨有序指授有方因材授學各有專科從不躐等而進凡經先生誨示者率成名而去先生既造就人材樂育後進爲國家儲才待用而又謙德自持虛懷能受人有一材一技之長者必爲揄揚恐後譽之弗容口愛賢下士有可知已先生軀幹肥碩精力充裕自少迄老無一日釋書不觀雖年逾古稀而丰神矍鑠步履如恒人無子止一女知書媚學以不櫛才人稱於時先生愛之不啻掌上珍同治七年以微疾遽殞年僅十有六齡先生哭

之逾年而哀妻年亦相若白首齊眉有倡隨之樂家雖中費而服御飲食務以儉嗇昔圍城時先生幸得無恙至是以壽終里舍余耳先生名久矣至英土後乃以書札通問訊承先生獎譽過甚時以文字相折衷言旋時道出巴黎始得一挹丰采方謂重晤有期不謂先生遽歸道山嗚呼先生足跡雖未至中國而在其國中譯習我邦之語言文字將四十年於經史子集靡不窮搜徧覽討流源溯豈近今所可得哉持枹撫其生平行誼畧述梗概如此如先生者謂非窮經嗜古之儒哉

英醫合信氏傳

西醫合信氏英之倫敦人明於醫理於十三科咸所精究而尤能以新意變通在英倫醫院考列超等後欲行其道於中

土遂至粵東設院於羊城西關外金利埠曰惠愛醫館捨藥
施醫至者甚衆無不應手奏效而去求醫者幾於其門如市
戶限爲穿於是合信氏之名遂遍粵東人士之口在粵時著
有博物新編詞簡意盡明白曉暢講格致之學者必當由此
入門奉爲圭臬以中國向有銅人明堂圖辨竅穴之方位證
脈絡之流通華醫家皆以此爲金科玉律合信嫌其語焉不
詳掛漏殊多未足爲法乃別撰全體新論一書外而筋骸節
幹內而腑臟絡包無不精詳賅備洞見要處潘君仕成特爲
之刊入海山仙館叢書中一時膾炙人口咸豐六年中外交
涉事起西關之人喜於生歎選事者集衆舉火遽焚其館醫
書圖畫繪於石版者悉成灰燼合信避兵至上海公餘之暇
著書自娛時金陵管君小異方旅寄鄧尉西士艾約瑟偶遊

其地一見悅之載之至滬借合信細譯各書兩年間著有西醫畧論專講瘡瘍外科之正宗也其次有婦嬰新說內科新說於後附以西國藥石亦泰西本草之別行本也合信自至中國二十餘年活人無算藝術之精近日罕將其爲人謙遜和藹謹默肫篤有古君子風以咸豐九年春言旋梓里遊囊中所蓄無贏貲家居况味蕭然門可羅雀旋患牙風幾毀其半面而自以藥石治之始愈顧其腦受病已深每遇事若有所忘或無端獨自笑語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以疾終於家壽六十有四噫合信氏雖寂寞於當時必顯揚於身後其所著五書今已風行海內不脛而走沒世之稱可爲操券也已

英人栗味敦傳

粟味敦英之蘇格蘭人祖讀書好學有名學校中所與交遊皆一時俊彥性耿介事上接下諂瀆弗形時人多仰慕之父亦置身庠序模稜自守悃幅無華中歲棄儒習賈設肆於哈美頓城以權子母不善居積時有折閱因此家業漸落娶名家女婚禮一從節儉一千八百十七年生味敦湯餅筵開幾無以酬酢賓客君生而敏慧至性過人知父習貿遷術不足供事畜幼學之年卽爲傭力作助薪水貲弗辭勞瘁罔有怨父以其聰穎異常兒使入塾讀誦不輟一見於目便了於心人咸器重譽之爲神童雖前人之斷鼠獄識鷄碑無以踰焉英國書塾例夏苦熱給假避暑秋涼乃復受讀君於炎夏從事工作焚膏繼晷致力於章句以是學驟進幼有大志恒以敢覺顯蒙振發冀曠爲己任務欲使物皆康阜人盡賢良而

後夙志償焉弱冠代教學師宣傳道德登堂說法口講手畫
聞者多有感泣受教者逮壯思傳道於阿非利加洲慨然自
念大丈夫生而屈身草野處莫尊而出莫貴終不能秉鈞贊
理樞機然亦當活國活人庶不負此賦畀耳遂請受業於名
醫屈羅列於門牆爲高足弟子久之心領會不特察脉辨證
能得其真而亦已深入闔奧矣一千八百三十八年試列前
茅將應選出游旣而不果請命國君傳道阿洲南境憫其誠
許焉君於是跋履道路衝涉波濤閱時始抵其地時當夏初
天氣清朗初至之邑曰拿單四周皆巉巖也與土人交言詞
和藹土人見其道範可親悅之爭欲識面爲快近地有宿儒
毛佛者名噪一時見君如舊相識遂訂莫逆交旋以女妻之
居處十稔凡阿洲山川之名勝江海之源流瀏覽殆遍又能

熟操土音環歷內地故於風會轉移人情向背習俗好尚咸洞識於胸中一千八百五十五年英王特賜金牌以獎之牌中詳誌所由之地以示弗諼明年歸故國父以不祿終牖下君哭泣盡哀臨葬之日賓客不期而赴弔者千餘人服闋應察閱輿圖會人之聘延爲上客無貴賤老幼敬若神明君遊阿洲已十六稔所歷數萬里而遙不特英人足跡所未經卽歐洲闔境之人亦屐齒所不到焉精稊箕所至凡山河險阻土產宜忌地脉朕瘠人情良楛一見卽辨識何埠通商賈何地宜種植言之悉驗稔悉情形可作鄉導曲徑歧途備知其詳曾致書英京日報纓析述之一千八百五十七年復手撰成書追錄見聞偉論宏議洋洋萬言遊歷阿洲者爭奉爲秘笈焉一千八百五十八年復遊阿洲欲窮考尼祿河源事聞

英王簡數員往從之功垂成而君沒惜哉使此舉果成實開後人不世之利乃天不假年遽爾長逝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馮母王太安人壽文

古來之以賢母稱者類皆能訓其子底於有成克垂令名德若子輿氏文章如歐陽子爲舉世所宗仰而其初則皆秉於母教者也史稱崔寶善績母有其助虞譚在官其母訓之以節義朝廷嘉焉由是觀之士君子當少時所以立身持己砥行修名者不獨外藉於友亦復內資於母某忝與馮州守交有年矣觀其儒雅謹飭跬步不苟兢兢然惟恐一節之未至以忝所生知其秉承於庭幃間者蓋有自矣某雖未獲升堂拜母欽挹芳徽然側聞母儀淑德嘖嘖於閭里鄉黨中交口稱之如一詞蓋太安人幼出名門長歸望族端操幽閒通達

事理持家教子光大門閭一鄉之人無不敬之慕之母戒其
女姑勉其婦無不一以太安人爲法故某聞之備得其詳也
太安人父固名諸生少卽習聞詩禮懿哲溫慎不妄言笑繼
失怙恃依於從兄年十七歸於贈公事舅姑篤孝盡禮旋贈
公隨父習奇羸術貿遷於外一切家政悉太安人主之咸秩
然有條理贈公經歲勿間也繼而贈公折閱歸家棄買習儒
設帳授經族中子弟咸來問字太安人謂贈公曰請壹志教
授無憂家計無何贈公捐館家道益艱太安人力爲門戶計
茹荼含藥夙興夜眠弗憚勞瘁時州守尙未成童督教甚嚴
日就外傳夜篝燈課儼若父師性儉耐勤苦紡織之聲徹宵
且日用之資束脩之饋咸仰給十指有時褻殮屢空幾至日
中猶未舉火而太安人晏如也故鄰人無有知其困乏者太

安人苦節如此彌足光已其持家也日用物必裁節之藏有餘以待乏嘗曰食生於不足防貪莫如儉一日之用必計次日一歲之用必計來歲常以是爲法因此家以稍裕平居常昂州守以廉介而每舉孝弟忠信之事娓娓言之無倦容期望必持齋遇神佛必膜拜致敬而深惡世俗女子之奉事巫覡者曰此以邪說誣民也每戒臧獲輩無令入門待人慈而有禮御僕婢以恩生平無疾言遠色宗族親戚中有涉爭者必爲排解人亦雅重太安人得其一言無不立釋此皆某所聞於人者也觀太安人前後所行雖古之賢母何以加之今年春太安人年七十有六正月二十七日爲設悅之辰某辱州守附縞紵末介壽稱觴安敢以不文辭州守開敏有幹才能通曉古今之故而明於當世之務非得之於母氏所教安

能若是哉異日求忠於孝宣猷於 國家則所以養其親者
大而溥永錫難老無疆惟休朋酒斯陳吹笙鼓瑟請爲之歌
魯頌

公祭布宜人文

嗚呼寶婺淪輝璇源告竭穗石帆開甫迎芳馭香江雲黯遽
返靈輶士女銜哀公私交痛夫以曹大家之淑媛未享高年
杜京兆之貞妻難登上壽豈獨人生之隱憾亦幾天道之難
知况我布宜人母範彰聞閭儀宣著五福備美四德咸宜殫
婦道之幽貞相夫子以祇惕瑟琴靜好井臼操持深愛梁鴻
棲逸恒相敬以如賓雖非山傅食貧亦忍勞而無怨悉數芬
芳或多黽勉獨至三星橫照五日分恩屢讓專房之愛兩忘
竝席之嫌苟非醇醪爲心鴈鳩養質又能明珠碧玉別院開

房驥子龍駒旁生側挺也蒂婦德之良覺乎尙已惟宜人秉
體素弱生性愛閒凌晨几畔每諷金經長夜燈前恒聽玉漏
愜華年之非永驚宵兆之不禎故周身之具一切自爲經營
焉蓋不以預死爲嫌亦不以有生爲戀百年且暮達者之識
而宜人亦庶幾似之十日以前乃至此間方謂水繞山環之
地足暢幽懷藥鑪茶鼎之旁閒消永日豈意緣多變幻事起
須臾捧樽侍飲方深兒女之歡撫鏡悲啼忍下瓊瑰之淚卽
於是夕驟鸞駕鶴遽返玉京而擇於二十五日移柩旋省某
等遽接訃音實深悲惋攀女宗而莫及式闡訓以何由惟念
宜人並世有賢夫傳家有令子渥洼墮地便具龍文丹穴生
雖無非鳳采旣雍容而克讓又美秀而能文造就將來豈猶
可量然則宜人在天之靈亦可稍慰也已敬陳椒漿吉蠲桂

籍搜揚閱閱抒寫悃忱嗚呼懿行猶存恍傷懷乎如昨靈踪未遑庶欣鑒乎斯文尙饗

言志

歲序將闌酒邊無事戲與二三良友各言已志潞北玉鮪生曰余於帖括一道素非所嗜功名之念久如槁木死灰矣思欲學道竊未能焉生平有願頗奢欲償未得然所願與人不同請爲略陳之娶一舊家女郎容不必黜而自有一種斌媚不勝顧影自憐之態性情尤須和婉明慧柔順而不妒居家無疾言遽色女紅細巧烹飪精潔倘能作詩作字更佳薄能飲酒能解音律每值花晨月夕啜茗相對茶香入隔爐篆篆簾時與鬢影蕭疏相間是亦閨中之樂事而人生之一快也若夫塗脂抹粉者流非余所好竊措大擁一黃臉婆子自稱

好色亦堪笑死余雖在城市而性好山居嘗有結廬西湖卜宅鄧尉之想構清涼瓦屋十餘椽中疊太湖石隨室爲高下旁俱圍以闌干曲折通幽恍若層樓複閣其境無窮庭中雜植花卉竹木花時香雪霏几榻以三椽作書舍樓上藏書數萬卷足供流覽三椽作精室爲諷經啜茗下棋飲酒之所兩椽作臥室窓明几淨絕無纖塵兩椽爲閨人小坐清談閒憩刺繡之所一椽爲茗寮旁設藥竈茶爐酒具無不精妙以一婢一童專掌是役其餘庖廚滷溷率尚雅潔令人入之者疑非凡境屋後隙地數百弓專命園丁飼魚種竹藝菊蒔蔬令有籬落間意就下鑿池引注活水夏間盡栽蓮花清香遠徹優游此中亦足云樂已煎熬燻炙濃重之味足以傷生麟脯鳳髓乃天上珍品非人間所有也至若啖牛炙噉猪肝雖屬佳

話竊所不取入韋廚而朶頤過屠門而大嚼是老嫗之所爲耳擲園蔬可以供客剝山果可以自娛採秋蓴可以調羹釣河魚可以作膾釀白朮酒煮青精飯果腹嬉遊不啻羲皇上人食肉者詎有此樂哉荷裳芰衣隱者之服黃冠草履田夫之服余雖好之而未能愛古以悖今敝裘貫酒綿袍典錢雖清節可風而章身無具其何以爲卒歲計乎春服旣成短長適體以遨以遊豈不樂哉夏則著葛衣以道暑冬則披短褐以禦寒至若奇溫之服價值千金貧士所不能購抑亦不欲購不衷之誚知免矣夫此四者皆人生所不可無如此清福幾生修到然而熱中人斷不能解也則坐有俗骨耳嗟乎世人墮於名利障中如繭自縛如膏自煎膠膠擾擾忙迫一場便休甯不可悲哉言旣竟座客側聽欷歔若有所感起視中

庭冷月當空霜華遍地歸而援筆記之聊明吾意

卷十一終